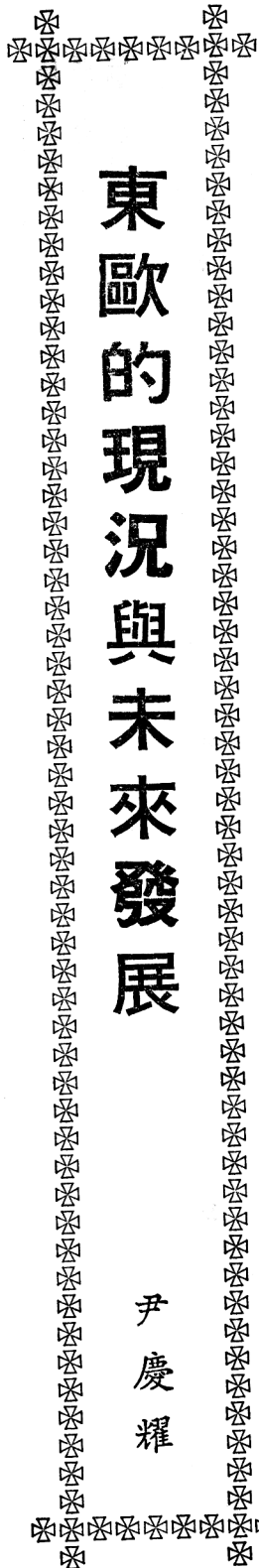


東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尹慶耀



這裏所說的東歐，是指除蘇聯以外的華沙公約及「經互會」(COMECON)成員國(不包括越南等在內)，它們都是共黨國家，應屬於蘇聯集團。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位在南歐，自一九四八年狄托和史達林反目後，南蘇關係時好時壞，現今南斯拉夫僅是「經互會」的準會員國。阿爾巴尼亞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與蘇聯斷交，一九六八年九月正式宣告退出華沙公約。這兩個國家不屬於蘇聯集團，因而也就不包括在本文所說的東歐範圍之內。不過爲了比較方便，有時也將南斯拉夫的情況敘述在內。

東歐六國，各有各的歷史背景與特殊條件，但它們都是信仰馬列主義的共黨政權，政治體制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體制最初都抄襲蘇聯模式，實行全民所有及集體所有制、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因而它們所遭遇的困難也就大致相同。

首先，在一黨專政、黨政不分的情況下，形成臃腫龐大的官僚體制。政府領導人沒有任期制，假如可能，他可以一直幹下去。這樣的好處是政權穩定，政策可有繼續性。壞處是權力過度集中，領導階層容易老化，政策路線也就跟著僵化。加之權力轉移沒有法定程序，每一次政權交替，就常引起一場政爭、一次動盪。現今東歐各國就正面臨到政權交替的關頭(請參閱附表一)。

附表一

國名	領導	年齡	在位(年)
保加利亞	日夫可夫 (Todor Zhivkov)	75	32
匈牙利	卡達爾 (János Kádár)	74	30
東德	洪涅克 (Erich Honecker)	74	15
捷克	胡薩克 (Gustav Husak)	74	18
羅馬尼亞	齊奧塞斯庫 (Nicolae Ceausescu)	69	22
波蘭	賈魯塞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63	5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7.5.13，第六面。

每個國家的繼承人爲誰，國際間多所猜測，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爲在共黨體制下，權力繼承既無法定程序，大家就要爭，越早被指爲繼承人者，越是大家鬭爭的目標，他往往無法順利接棒。

東歐國家的領導人除了賈魯塞斯基以外，實際都已老化，匈牙利的卡達爾、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且體弱多病，面對著他們那個集團的盟主——現年五十六歲又力倡改革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他們會感受到精神的威脅，益增其國內隱藏著的不安。

一

東歐國家另一個共同特點是，經濟發展都陷入低迷狀態。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的五年計劃，沒有一國能夠達成計劃目標，成績最好的保加利亞，五年計劃目標爲五·一%，實績僅四·三%。以該計劃最終年度一九八五年而言，東歐全體工業生產成長率爲四·一%，較一九八四年的實績四·八%爲低。以國別言，除東德、捷克外都低於一九八四年的實績，其中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減速最爲顯著。匈牙利的計劃目標三·一%，實績僅及其三分之一，有的說是出現了負成長。同一期間，東歐各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西歐的輸出不振，也影響其工業生產（請參閱附表二）。

附表二 蘇聯東歐1985年經濟實績

國名	工業生產上年增%		貿易收支單位100萬美元、▲減	
	1984	1985	1984	1985
保加利亞	4.5	3.5	▲575	▲750
捷克	4.0	4.0	196	230
東德	4.2	4.5	811	640
匈牙利	2.7	1.0	139	▲550
波蘭	5.2	3.8	923	600
羅馬尼亞	6.7	6.0	2,722	2,350
東歐全體	4.8	4.1	4,217	2,520
蘇聯	4.2	3.9	2,147	▲910
蘇聯、東歐	4.4	4.0	6,364	1,610

資料來源：維也納比較研究所，轉自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6.2.8，第六面。

由於上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績不佳，東歐各國新的五年計劃（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其經濟成長目標，都比較現實化了。新五年計劃中的國民所得（國民總生產除去勞務部分）成長如附表三：

附表三 東歐各國國民所得成長率（年率%）

國名	新五年計劃 (1986~1990)	上一五年計劃 (1981~1986)	上一五年計劃實績
保加利亞	4.1~4.6	3.7	3.7
捷克	3.4~3.5	2.0~2.6	1.8
東德	4.4~4.7	5.1	4.4
匈牙利	2.8~3.2	2.7~3.2	1.4
波蘭	3.0~3.5	*3.2~3.8	▲0.8
羅馬尼亞	7.6~8.3	6.7~7.4	4.4
南斯拉夫	4.0	2.5	0.5

*83~85年暫定計劃、▲負數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6.8.28，第廿三版。

表三顯示，除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外，其餘各國都在抑制它的經濟成長指標。從一九八六年的年度計劃看，其工礦生產成長率，除東德、羅馬尼亞外，都較一九八五年為低（請參閱附表四）。

附表四 東歐各國1986年經濟計劃

（較上一計劃成長%）

國名	1986年計劃		1985年計劃	
	國民所得	工礦生產	國民所得	工礦生產
保加利亞	4.0	4.5	4.1	5.2
捷克	3.5	2.6	3.2	3.0
東德	4.4	4.3	4.4	3.8
匈牙利	2.3~2.7	2.0~2.5	2.3~2.8	3.0
波蘭	3.0	3.5	3.0~3.5	4.0~4.5
羅馬尼亞	10~12	8.0~9.0	10.0	7.5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6.1.5，第五版。

急於工業化並追求高成長的共黨國家，如此抑制其成長率，即可反映其經濟困難。

三

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比較順調，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以來就呈現鈍化。新五年計劃雖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但一開始即首年度的一九八六年就遇到寒波，大風雪使得東歐各地交通運輸、發電送電大混亂，工廠作業時間縮短，生產活動大受影響。這不僅影響到一九八六年的經濟實績，也影響到一九八七年的經濟計劃（請參閱附表五）。

附表五 東歐各國1987年經濟計劃
(國民所得較上年實績增長%)

國名	1987年計劃	1986年計劃	1986年實績
保加利亞	未發表	4.8	5.0 (估計)
捷克	3.5 (暫定)	3.5	3.1~3.2 (估計)
東德	4.5	4.4	4.3
匈牙利	2.0	2.3~2.7	未發表
波蘭	3.0~3.5	3.1~3.6	未發表
羅馬尼亞	8.0~9.0	10.0~12.0	8.0~9.0 (1~10月)
南斯拉夫	3.0	3.0	3.6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7.1.23，第七面。

一般而言，東歐經濟情況欠佳，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陷入深刻的電力危機，生產大為滑落。波蘭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可尋求貸款，有助其償還三〇〇多億美元外債的利息，但經濟依然停滯。南斯拉夫外債一九〇億美元，羅馬尼亞外債五五億美元。匈牙利外債已達一一〇億美元，截至一九八六年止，已有連續五年的貿易赤字。就各國發表的數字言，一九八六年的通貨膨脹率，南斯拉夫為八八%、波蘭一八%、匈牙利五%。惟依西方估計，南斯拉夫應超過一〇〇%、匈牙利為一〇%。

東歐各國經濟困難，原因衆多，例如外債負擔沉重、對西方貿易不振、經濟制度不良、科學技術落後等等，不一而足。東歐國家一般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缺乏競爭能力。它們從蘇聯輸入石油，加工後將石油製品輸往西歐，惟自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石油跌

價，使它們遭受重大打擊。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於同年四月發生災變後，因放射能污染問題，使得東歐輸往西歐的新鮮食品一度停止。據維也納比較研究所的估計，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因此每一國家將損失五、〇〇〇萬至一億美元。^①

由於經濟困難，匈牙利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凍結工資。南斯拉夫自同年二月起，將二至四月的工資凍結在一九八六年十至十二月的平均水準上，此後只能按生產率增加的部分提高工資。不料此舉使得實行「自主管理」但無罷工權的南斯拉夫，掀起全國性的罷工。波蘭政府於一九八六年秋決定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凍結工資。因為黨和輿論反對，也只好延期實施。

南斯拉夫一方面凍結工資，一方面也提高物價，引起軒然大波後，不得不將工資凍結的內容大幅緩和，並將漲價顯著的品類，恢復到一九八六年第四季中的水準予以凍結，進入（一九八七年）四月，工潮才漸漸平息。波蘭政府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一日，將包括食品在內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一律提高。依政府發言人的說法，全部物價平均提高一四%、肉類食品提高一二%。牛奶、酒類、電費等二〇%。特別是需要急增的汽油漲價二五%、暖氣必需的煤炭漲價五〇%，這當然引起人民的強烈反對。原來爲了取代非法的「團結工聯」、由政府組織的「全國工會聯合會」，竟也於三月二十日發表聲明稱，不惜使用包括「罷工」在內的各種方法，以實力反對漲價。結果政府只好把基本食品價格由當初計劃上漲一三%，下降至九·六%，其他食品則由平均上漲二六%，下降至二〇%，鐵、公路等票價（平均上漲三〇%）則延至十月間再行調整。匈牙利雖不像南斯拉夫和波蘭那樣表面化，但四月起食用肉類等也連續漲價。物價問題的嚴重，已成爲領導階層內部對立的原因之一。^②

物價問題，直接影響人民生活，處理不慎，即可引起動亂不安。

四

田慧在香港文滙報爲文指出，當前各個牌號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論在歐洲還是亞洲，不論過去的歷史文化背景如何，似乎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中於改革。^③這話是對的，提起改革，東歐還可算是共產集團中的先進哩！但是，爲什麼要改革呢？

中共北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在一次題爲「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的講演中說，幾十年來，社會主義沒有搞好。蘇聯和東歐所搞的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是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經濟效益低，思想上、政治上民主自由比較少，階級鬥爭擴大化，

註① 轉自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第七面。

註② 參閱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第七面。

註③ 文滙報（香港）「世界漫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第廿五版。

無產階級專政擴大化，集中過頭，民主不足。④那麼，改革的目的何在？要如何改革呢？

田慧說，改革的目的並不是要像黑魯曉夫般和資本主義競賽，畢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發展及人民生活方面，都已跑在前頭。改革的目的，與其說是抵擋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毋寧說是要解決社會主義發展中，因臃腫龐大的官僚體制，而在政治及經濟上所引起的種種積重難返的問題。高放說，今後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首先決定於現有的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改革掉長期以來盛行的這種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效益能夠提高，企業能夠有活力，這樣，社會主義才可能勝過資本主義。他提出的改革方向是，今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一方面是企業有活力，引進最新的科學技術，在科技方面跟上世界最新水平。同時，在我們政治、文化制度方面，也要同步做相應的改革。

東歐乃至其他共黨國家的改革，確是大同小異，重點是一方面放鬆自己僵化的體制，另一方面引進西方進步的科技。勝過資本主義不可能，重要的是先救活自己。

一九八六年春，戈巴契夫在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即東德共黨)大會上演說時稱：「各位同志，『經互會』是一個能夠迎接新挑戰的體制嗎？『經互會』現在的體制，反而使得發展速度落後。我們現在有必要大膽實驗新的經濟結構。」⑤顯然，戈巴契夫重視「經互會」，希望「經互會」國家都實施改革。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經互會」第四十一次特別會議在莫斯科舉行，通過「經互會」會員國公元二〇〇〇年前科技進步綜合綱要。該會「科技合作委員會」主席馬爾丘克就綱要作報告時說，實現「經互會」成員國社會生產集約化任務的主要辦法，就是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這一方針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雷日科夫在會上作總結發言時說：「加速發展『經互會』各國國民經濟，直接取決於科技進步問題的解決，否則是不可能的。」⑥可見「經互會」國家，今後一則實施改革，二則提高科技，是要雙管齊下的。據說蘇聯的電腦技術，就落後西方十至二十年，不急起直追是不成的。

根據「經互會」科學進步綜合綱要，成員國應在下列五個領域的研究發展方面彼此合作：(一)原子力；(二)新素材；(三)生命科學；(四)電子工業；(五)機器人與自動化技術。為實現此一計劃，並簽署了三項合作協議書：(一)自動設計體系的開發與引進；(二)光學通信設備的開發與生產；(三)國際科學、生產機構「機器中心」的設立。東歐各國外匯不足，從西方購進高科技有困難，而且會遇到「對共黨國家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的限制，因此「經互會」的內部合作就異常重要。⑦但其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

註④ 中共佛山市委黨校學習參考資料，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註⑤ 轉自「以經濟改革為目標的東歐」(下)，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七日，第五面。

註⑥ 人民日報(中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一日，第七版。

註⑦ 「以經濟改革為目標的東歐」(下)。

了。

東歐各國新的五年計劃（一九八六至九〇年），幾乎一致指向：（一）推進高科技；（二）減輕能源問題的壓力；（三）經濟改革或者說經濟機構的合理化、效率化。^⑧

一般而言，東德和羅馬尼亞制定新五年計劃時，沒有特別在經濟改革方面發生爭論。但兩國政府的經濟部門有些改變，着重在機能矯正和效率提高。捷克對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有爭論，新五年計劃雖然仍舊推行過去的經濟路線，今後難免會有改革的呼聲出現，特別是戈巴契夫訪問捷克之後。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都在依照自己的國情進行改革。

匈牙利的卡達爾政權，在不引起蘇聯反對的限度內，巧妙地從事改革，其經濟發展順調。不過，最近三年來也蒙上一層陰影。成長率鈍化，通貨膨脹率高，企業收益低落，輸出不振，背負了一一〇億美元外債。有人批評由於工資差距拉長，致使部分工人勞動情緒低落。更有人說，一九八六年開始的，包括從業員直接選舉企業首長在內的企業自主管理制度，只能收到工資增高的效果。然而，匈牙利的改革不會停止，一九八七年要實行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改革（取消國家銀行獨佔，允許外國銀行競爭），一九八六年九月通過國營企業破產法，且將發行股票，又預定一九八八年一月引進附加價值稅。^⑨但是，匈牙利內部對經濟改革發行對立，有些人指摘現政權過於慎重，改革步調太慢。匈牙利有由三十五位經濟學家署名、題為「變化與改革」的報告書流傳，主張走在蘇聯、東歐先頭的匈牙利的改革，應該更進一步，促進企業合理化，允許虧本企業破產，引進失業救濟制度。^⑩

匈牙利改革的實驗，從一九六八年即已開始。但波蘭的改革，起步就遲了很多。波蘭也放鬆中央統制，提高企業自主權，價格制度參入市場原理使其合理化，謀求振興自營農業……全部企業中的百分之十，有了以自主管理為核心的勞動者評議會。物價體系中有政府直接決定、統制、自由價格三種，自由價格佔全部製品一半以上。這「始終是中央統制計劃經濟範圍內的改革」，然而在「團結工聯」動亂後遺症嚴重、危機四伏的波蘭，只能作有限度的改革。反對和同情的聲音，在波蘭都可以聽到。^⑪

一般而言，東德、捷克、羅馬尼亞比較保守，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正進行改革。匈、波在仿效南斯拉夫的自主管理，匈牙利更多注重市場原理與自由化。原本相當保守的保加利亞，也在中央計劃經濟的基本範圍內，於一九八二年以降試行「新經濟體制」，一九八六年四月黨大會後正式實施，擴大企業在工資、價格、設備投資等方面的自主權，也利用工資差距提高生產率，企業首長可由從業員直接選出，價格方面也採彈性措施，但保共總書記日夫可夫明白表示，「我們的目標並不是全面的市場經濟

註⑧ 「東歐各國的新五年計劃」，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八月廿八日，第廿三面「經濟教室」。

註⑨ 〔同註⑧〕，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第一面。

註⑩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八日，第七面。

註⑪ 「東歐經濟改革的春風」（上）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四日，第七面。

」，與匈牙利仍然有所差異。②

五

過去，東歐的改革走在蘇聯之前，布里茲涅夫曾於一九六八年八月用華沙公約五國軍隊去鎮壓「布拉格之春」。現今却不同了，一九八七年一月，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中，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那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相輔而行的。不料這個大膽的改革行動，却在東歐引起了相當的困惑。這裏綜合南斯拉夫政治報和香港左翼報紙文滙報的報導評析，其情況大致如左：

東歐通常被認為是相當統一的國家共同體。這些國家走相同或相似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執行相同或相似的對外政策。現在，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却變得很不相同，原因是每個國家對社會主義改革看法不一。

對匈牙利來說，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對它自己進行的改革的「支持和肯定」。波蘭感到，戈巴契夫更加開放和公開工作的政策，最像它五年前宣佈的民族諒解政策。可是，匈牙利和波蘭雖然表示完全支持蘇聯的改革，但私下又有些擔憂，擔心它在改革路上跑得太快，會摔跤，那將影響匈、波自己的改革進程。主張西化的反對派掌握了匈牙利作家協會的領導權，使匈牙利政府很傷腦筋。保加利亞人大談改革，對戈巴契夫大唱讚歌。儘管如此，他們都在貫徹所宣佈的改革方面碰到了困難。經濟情況在惡化，除其它原因外，是由於對改革的自相牴觸很大。據說保加利亞黨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蘇共這次一月全會，並作出積極評價，但強調蘇聯現在提出和要解決的問題，保加利亞早已提出和解決了，似對改革向政治方向發展有保留。

東德沒有全文刊登戈巴契夫一月全會的報告，不報導戈巴契夫對三、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理論說了些什麼，而是強調蘇聯對東德計劃經濟的效率的看法。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曾到東德通報一月全會，事後並發表聯合公報，但也不提戈某的報告內容。可是羣衆似有很大興趣，紛紛到蘇聯使館索取戈巴契夫報告，當局不得不宣佈將出版小冊子。現在還沒有跡象顯示，東德可能在蘇聯改革的影響下，很快放棄嚴格集中化的經濟。捷克人的難題似乎更大。他們直到不久以前才公開使用改革這個詞句。但是看來事情並不簡單。因為對改革的聯想必然會聯繫到一九八六年的「布拉格之春」。只有羅馬尼亞力圖給人以沒有發生混亂和出現問題的印象。它雖然保持沉默，但認為靠「市場社會主義」、「自由競爭」和「發展小私有制」不能完善社會主義，經濟企業不能「放任自流」、「自行領導」、「自行管理」。它是唯一公開反對改革的國家。

至於南斯拉夫則稱贊戈巴契夫「表現了非凡的政治勇氣」。阿爾巴尼亞指摘戈巴契夫的改革，是「蘇聯修正主義破產的證明

註② 同註①。

政治報說，東歐國家以前圍繞著選擇民族道路問題發生過分歧。而現在却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在堅持民族道義的名義下力圖維護戈巴契夫稱之為停留在三、四十年代水平的社會主義理論。^⑬

在這種氣氛下，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訪問捷克，他的任務之一就是希望捷克能理解他的改革。他在捷克受到民衆熱烈的歡迎。傳說他曾希望會見捷共前第一書記杜布契克（A Dubcek），但那會使在一九六八年捷克事變後取代杜布契克的胡薩克難堪，因而未能實現。十一日他在布拉格「蘇捷友好集會」上講演，他介紹蘇聯的重要變化，在經濟方面，從粗放的方法，過渡到集約化的方法，從最先進的科技基礎上加快社會經濟進步。在政治方面，廣泛的發揚民主和人民自治，根除官僚主義和濫用職權的現象。在意識形態方面，在精神領域中創造性的發展馬列主義理論，反對死背硬記和教條主義，確立高尚的道德原則和社會主義精神財富。

在這次講演中，戈巴契夫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新關係，應當建立在平等、彼此負責的基礎上，任何國家也無權強求在社會主義世界佔據特殊地位，每個黨獨立，它對本國人民負責，有權自己決定本國發展的問題，也關心共同利益，尊重朋友和同盟者。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戈巴契夫說，由於歷史的安排，在社會主義形成的最初階段，唯有蘇聯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這些經驗當然會被視爲是標準的。而現在一系列兄弟國家已經具有豐富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他們運用了獨特的形式和方法，任何黨也不能壟斷真理，他們當然都非常希望考慮到本國條件，利用在社會主義世界出現的一切寶貴的經驗。他的意思是說，對朋友們的經驗也應該加以利用，至於判斷這種經驗的價值，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社會政治實踐、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和在實際上鞏固社會主義。^⑭

戈巴契夫在暗示蘇聯不強迫別國仿效它的模式，他的態度與一九六八年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已有重大差別。胡薩克是在蘇聯摧毀「布拉格之春」後上臺的，一九七七年因經濟政策失敗又幾乎垮臺，是布里茲涅夫親赴布拉格穩住了他的政權。要他放棄布里茲涅夫路線，支持和捷克「布拉格之春」時杜布契克等路線極爲相近的戈巴契夫改革，確實有些困難。可是，捷克與東德相同，都與西歐接壤，是東歐的最前線，又同是「經互會」的工業基地，蘇聯不能不予重視。戈巴契夫講演中，特別強調社會制度的國際主義本性，經濟方面互利互動，交換產品、構成「一體化」，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另一方面等

註⑬ 關於東歐對改革的態度，參考：（一）政治報（南斯拉夫），轉自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第十四版；（二）于靈，「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下），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二版。

註⑭ 戈巴契夫的講演，見莫斯科電臺評論與談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播。

於宣布放棄「有限主權論」，以爭取捷克對改革的支持。

在同一次集會中，胡薩克講話時稱，社會主義世界已進入全新時代。蘇聯經濟改革的加速，革命性的重建，社會的民主化，在這些戰略性的實施方面，盡著決定性的任務。蘇聯的行動，對於我國乃至社會主義共同體，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與進步，都同等重要。對於在冰島會議中蘇聯的提案，捷克的輿論也全面支持。^⑮

據「塔斯社」報告，戈、胡二人對這次訪問的成果都表示滿意。^⑯胡薩克於戈巴契夫往訪之前，在三月十八日的黨中央委員會中演說時，表示支持戈巴契夫的改革，強調資訊公開、經營改善對捷克的需要。並且指出，正在起草中承認企業有大幅自主權的法案，是「戰後最大的經濟改善」。^⑰不論這是真心還是出於迎接戈巴契夫訪問才說的話，但在捷克進行改革，仍然是相當困難的。

五月廿五日起，戈巴契夫訪問羅馬尼亞，廿六日在歡迎會中演說時，強調：(一)次期蘇共中央全會中，將創設以經濟方面的獨立核算制、勞動團體自主管理為基礎的經濟管理的統一體制；(二)政治方面要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改善選舉制度。為了達成目的，要實行資訊公開，確立批判體制。他特別著力強調幹部政策，說明要適應改革、重建的需要，領導幹部的解任是一個大問題，無原則、不正直、用人唯親等等，是有損黨的道德的。羅共總書記、總統齊奧塞斯庫的夫人、兒子，都擔任政府要職。戈巴契夫知之甚稔，却仍然使用用人唯親一詞，使得西方大為吃驚，^⑱前此，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的一次演說中，曾有「一族支配」的表現。而戈巴契夫也在蘇聯的一次演說中，斥責過「血緣主義」。因此，上述戈巴契夫在布加勒斯特的講話，就更引人注意。

齊奧塞斯庫在同一歡迎會中演說，對於蘇聯提議完全廢除歐洲中程飛彈表示完全支持。他承認蘇羅經濟合作落後，同意今後儘可能克服。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他強調應本著獨立、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表示羅馬尼亞應堅持其「自主路線」。^⑲

廿七日發表的蘇羅共同聲明中，兩黨兩國對友好關係表示滿意，羅馬尼亞強調「前此四十年自己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羅馬尼亞固有的條件」。雖然提到「改革」的必要性，却不會使用蘇聯慣用的「改造、重組」字樣。聲明提到兩國截至公元二〇〇〇年經濟、科學技術合作的重要性。關於裁軍問題，則呼籲北約、華約雙方「停止一兩年間軍事支出的增加」，那也是羅

註⑮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第六面。

註⑯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三版。

註⑰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廿日，第七面。

註⑱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七日，第五面。

註⑲ 同註⑱。

馬尼亞從來的主張。^②

廿七日，戈巴契夫轉往東德，參加廿八日開始的華沙公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首腦會議）。

六月二日，東德共黨總書記、國家委員會主席洪涅克，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虎崎特派員的訪問，談到改革問題時，洪涅克說，「社會主義國家各有主權，自己決定自己的政策。當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某種共同性。我們相互間的關係是合作與交換經驗。可是，各國制定政策、追求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就不能不考慮到歷史、地理、傳統各種固有條件。某種措施對某一國家是必要的，對其他友邦就未必適切。這本來是該由國家、黨和人民決定的問題。我們社會主義統一黨，就不認為自己的政治路線，會適合於其他一切國家。在十八年前的黨大會中，我們就主張科學與技術的革新，是社會主義前進和蓬勃的生氣所必要的。主張確立聯合、合作，在經濟營運方面發現有效而且富有彈性的方式。設備的整備、有效率的農業，廣泛地不可或缺的由勞動者進行民主干預，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展開。今天，在生產量、生產率、國民所得各方面都持續成長，生活水準著實提高，回饋社會可有組織的擴大的可能性。我們並非自滿，只是感覺到自己的路線充分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果改革能夠正確地解答固有的問題，那就好好的改革罷。」^②洪涅克的言外之意，東德和戈巴契夫的改革，仍有一線之隔。東德報紙刊載戈巴契夫演說時，將「資訊公開」字樣刪除。

總之，東歐國家都注意自己的經濟發展，對於戈巴契夫的裁軍、限武建議，幾乎是一致支持。但是，各國雖也注意經濟改革，但對戈巴契夫式的改革、重組，都多存有戒心，尤其怕引起東歐反體制人士趁機思動。不過，蘇聯還在東歐駐有大軍。而且，除羅馬尼亞外，其他國家所需石油六〇%至八〇%以上要靠蘇聯供給。即使是羅馬尼亞，也與蘇聯簽署了截至公元二〇〇〇年的經濟、科技長期合作發展計劃，並由蘇聯輸入石油，蘇聯一方面不再以廉價石油供應東歐，而將其價格拉高到與國際價格幾乎相等，供給量又大幅削減。一方面要求東歐國家供給品質優良的機器，此必然妨礙東歐對西方的輸出。東歐國家對蘇聯確有不滿，但目前公開反抗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日脫稿）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②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五月廿八日，第五面。

註③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第四面。